

慎齋文鈔

卷下



831029

慎齋文鈔卷下

與曾滌生侍郎

湘陰左宗植仲基父著

國朝古

不隸國

清江

滌生尊兄苦次初秋有人自城中來悉太夫人不諱之耗計時騶從尙未行抵章江爲驚愕者累日中秋之月昭郭仁先始悉閣下前道做邑旋返禮廬終天之痛行路所傷况以閣下至性過人遭此大故其爲呼搶知復何似聞古者孝毀不滅性矧杖而后起高年在堂承顏寬譬賢者俯抑毋極柴毀以甯在天是則天末故人所遙遙企禱者也弟夏間南旋卽懼寇警累月以來與家弟及郭君昆季流

慎齋文鈔卷下

離盪析足繭荒山疇昔幼安北海之言未知所屆引領南望干戈滿眼執紼襄事欲從末由空山之中咫尺莫辨區區薄奠遙叩几筵慘愴之懷百一不及也別來幾時世事遽如許桑梓塗炭在在可傷方望大有力者爲之援手伏維爲國仰賴之身勉強支拄自玉不盡欲言某再拜

與江岷樵

時爲湖北臬司

岷樵仁兄閣下自曩歲鄂渚一晤倏忽數年去冬今春兩次還往長沙而皆值誓師在途不獲一伸良覲時局艱危賢勞有屬神交千里不在面論也閣下才德義武自粵匪作逆以來轉鬪數千里遂全二省城翦土賊於蕭牆拯鄰

邦之塗炭豐功

懋賞照曜竹帛勳名威略甚盛甚盛見在此間潮勇士匪或不至有意外之虞而省城總未解嚴鄂渚慘遭殘破繫賴節使雄才威望與諸君鎮厭安集之惟大局業已破壞沿江東下節節設防

國家東南事勢不堪涉想私衷默禱安得多生如我兄者數君似之非常之權而盡其用天下大計庶其有豸乎弟自去歲假旋卽值賊氛孔熾不得北行伏處荒山仰觀俯察既不能運籌殺賊又不能戮力行間念世故之屯艱覩桑梓之塗炭一身一家之流離顛沛真不足言辰下一二知己爲弟覓得一儉僻之講席權爲避地計此外無所求唯祝故人以爵封卽鄙人之所以報

慎齋文鈔卷下

二

國而勿以屢勝而自輕勿以兵精而稍縱尤古名臣宿將所兢兢遙遙千里所持贈者此耳人便恩恩作書百不及一左某再拜

與曾滌生

滌生尊兄閣下兵燹之餘承雅意殷拳得數日歡聚恍如夢寐寄項竟承嘅付吾蛇尙存君甌則墮此心難以爲安如何如何鄉間聞潮勇尙有忌憚不知在省何如或亦良悍不一耶第二酉講席暫借爲避地之計雖儉薄所不辭

仍望我兄催促之寄江岷兄一函望覓妥速寄去不宣
與孫芝房

芝房仁兄閣下去冬歲莫奉到惠函並承見贈長句感念
疇昔芬芳悱惻讀至鳳泊鸞飄歲晚天寒等句尤令人俯
仰身世相望遙遙淒然欲絕也比欲爲一詩奉質適聞江
鄂之警遂不能成聲請俟它日可耳我省上游兵事方殷
而下游賊氛已惡自去夏曾滌兄成師以去湖外兵勇物
力百凡空虛勢如累卵若我省不保則粵楚江揚被賊打
成一片南北分裂之勢成禍有不可勝言者深爲大局憂
之自來東南有事未有荆州不駐重兵而可以圖存者况

慎齋文鈔卷下

二

今

國家辦賊之策江北各帥防其北必得江西湖廣兵其南
湖南固則可以助江西而援湖北以牽江南而欲保湖南
非亟請

勅四川以重兵巨餉扼荆州不可蓋今日之荆州南蔽湘
蜀北控江漢踞賊上游可以制賊之命使賊得之亦可以
制我之命者也今政府但知於江北各處宿重兵防北竄
不復以南顧爲憂卽吾楚大吏亦無有深謀遠慮剴切入
告者去歲宜昌失守川督正辦防堵時曾滌兄孤軍東下
弟力持此論悠悠者不以爲意也但知增募湖南之勇奏

調四川之餉以濟會軍而已不思四川富實十倍湖南以重兵巨餉駐荊州則四川永無防堵之費而全楚得四川之助併志合力以爭上游湖南固而粵賊不得下侵江賊不得上掠使

國家得一力守江北以戰江南賊既四面受敵假之時月內潰必矣此萬全之策置此不圖若湖南不保而長江之險賊全有之南北裂而中原不可問天下大事去矣吾輩求如尊詩所云破笠拾薪之地亦不可得如何如何久不談時事因感來詩俯仰身世憂憤不能去懷輒復一言之不宣

慎齋文鈔卷下

四

江忠烈公遺詩題詞

江忠烈公忠孝天挺大節凜然平生詩不多作而於憂

君國之大急友朋之難造次傾吐真氣奮溢輒勃勃不能休一時才學士多自以弗及蓋其所言者皆其所行不能爲其人宜莫能爲其詩也忠烈歿於兵遺筆復多散失其友人馮君樹堂郭君意城蒐輯殘闕屬余校訂凡爲詩九十餘首時有牽率酬應不甚經意者累日研索謬以愚管是正簡汰都爲古近體詩八十五首忠烈有知或不以狂僭見叨時咸豐五年初秋距忠烈殉難時而一歲有半云

湘陰左宗植題辭

誥封太宜人

旌表節孝張母歐太宜人八十壽序代

國家敦崇陰教尊獎名節故事天下女子節孝著聞者主者以名上得

勅建坊旌其閭所以表婦德型風俗甚盛典也而

恩褒所逮往往有風霜冰雪之中康彊壽考躬享其子之榮封祿養至餘八九十而神明不衰益強者吾蓋於張母歐太宜人見之焉太宜人少而孤善事其母母病狂易每疾作太宜人曲意調護之輒稍安母訖以壽終歐氏無少長交口稱孝女孝女云年及笄歸贈公所以事尊章者一

慎齋文鈔卷下

五

如其事母者也亡何贈公病羸瘵太宜人侍疾凡藥餌盥踰躬親之夜不假寐者數年贈公旋棄世家益落遺孤男子子四人舍人潤農其仲也內無葑功之倚外無強有力者之戚以爲之援太宜人以一婦人綜家政爲母爲父爲師以教於是者又有年平居持身儉嗇而施予無所吝性溫惠而督教諸孤子嚴且法蓋潤農自束髮受書以來迄服官京師所以清約勤職能日高而名日美者一一皆太宜人督教之以至於今而太宜人則行年八十矣咸豐改元潤農以資最當外遷值廣西軍興大吏請才任刺史者宰相知潤農才奏見

天子可之命下之日潤農喜不自勝以爲離親積年今乃以之官之急得速遂其迎養之私且孔道經由過家上壽於公程固便而又幸數十年撫育教養一行作吏尤得稟承慈訓俾併其砥節首公之志而亡望雲陟岵之思嚶序此潤農之所以爲潤農而非太宜人福德之遐昌而能若是與國藩與潤農同鄉里又同官京師日久以親今行有日矣同人舉相慶而屬國藩爲文以道之爰書太宜人節行之大與潤農所以致此者爲凡爲女子者勸焉若夫是行也以潤農之才當需才之地發名成業極人子之顯揚俯仰之間太宜人殆又舉九十之觴乎國藩雖不文方更

慎齋文鈔卷下

六

爲潤農濡筆以竣

獸學廬論文書跋尾爲潘紱庭侍讀

石琢堂先生與前輩論文書議論甚美顧亦有於義未安者昌黎韓子生於唐世道學未明之先其博愛謂仁及孔墨孟楊並稱前人已糾之矣至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大哉言乎與宣聖稱文王爲人臣止於敬之旨曠世符契均爲善言純臣之心若謂不明不誠非聖人所當出則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與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孔孟之言皆欺我矣至言事君有犯無隱則與烏臺自取之論自相矛盾言之當否尙不具論也又云杜詩比武侯於伊呂爲謬武

侯不愧伊呂千古定論謂武侯未嘗自命王佐是矣而亦未得武侯之心也武侯生平作用以王道行伯術陳壽贊管蕭亞匹正是自許管樂之本心不可謂史家立乎人之本朝盡作曲筆也且先主三顧時火德雖微共主猶在隆中對挾天子以令諸侯一語真是識時務之言此孫劉義旂所由起三分鼎足後來定局當時意不及此其所謂伯業可成漢室可興蓋欲爲桓文匡王之事若自許王佐則是荀彧輩所以事操者之所爲何以討賊何以爲武侯卽可見武侯謹慎凡此皆有關於大義者不可以不辨高明以爲何如

慎齋文鈔卷下

七

父之兄弟無親疏必有父稱如世父季父伯父叔父者是古無徑以叔稱者唯嫂叔稱叔乃等夷之呼非尊行之謂晉人所云癡叔乃江左清談禮法之士所諱憎抱翁集亦有稱先伯者俱非古義不可從請商之

與胡潤芝中丞

久託雲交新叨姻誼讀前後所寄陳堯翁手書何其樸實懇到也滄海橫流衣冠塗炭上游之重是在君侯旦夕江楚廓清豐功

懋賞茅土世爵爲邦家光千載一時勉哉努力僕假旋避地五載於茲勇不足以戮力行間智不足以運籌帷幄撫

膺循省慙負知交蒿目時艱無能爲役唯有教子窮居投身困約以自罰謫於己乃心所安無求於世也兒子澂誼雖媚壻情均子姝年少學淺暫應扃戶讀書唯性行敦樸它口或望有所成就以無負眷愛之盛心文定有期嘉禮旋屆我兄方誓師江上與下卒同甘苦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之時兩家兒女求心所安是事簡質無宜坐愛華腴上塵內顧人便恩恩不宣

與郭意城

初七日接手書並拜書刻二種領悉一切時局方艱羅君遽及於難真是天公潰潰可爲痛哭見在江西糜爛湖北

慎齋文鈔卷下

八

必不能克復卽克復亦不能守荆湘塗炭近在眉睫如何如何僕自春來一病數月肌肉刻畫自分無復活理不意杪春稍間日間竟得平復私念世事需才衰朽無用如僕者不死而百戰百勝有謀有勇之羅山曾不得竟其所用而亟奪之命可愧益可悲已連月熒惑逆行凌犯在江楚之分月前數夜犯左執法甚急蒼蒼者若肯厭亂而以羅君一人當其災則猶吾江楚之福也可勝於邑岷樵詩刻手雖劣未足爲病唯八十五首以後增入二律頗涉江湖氣習大不似忠烈手意忠烈血性男子其詩容有拙率處斷無浮俗虛囂氣又附和作二律尤凡近凡爲人收拾遺

詩不登和作以遠江湖標榜之嫌也况忠烈太邱道廣偶然唱和情事之常集中物望如曾滌兄片字不登而獨登此二詩尤所不解閣下曾不一抹正之耶至僕之校訂此集原因閣下諉誣與疇昔重望岷樵之意唯曾與馮樹堂商之非欲人之知聞也亦猶僕疇昔之薦起岷樵特爲時局重其爲人未嘗欲人之知聞亦並未嘗令岷樵之知之聞之也今竟將僕名大書深刻列入校定尤非僕之本心見今雕版已竣幸分送尙未廣徧專此奉乞閣下速函知忠烈家中將卷端所列僕名校定之處卽行削去卽僕題詞數行可無需此亦乞全行削去庶可以對海內諸君亦卽所以對逝者於地下也切要之言萬勿悠漠置之不宣

宗植再拜

所謂陳典簿者何所人看其吐屬殊不似有意之士何其膽大謬妄乃爾岷樵諸弟何在亦曾不覺之耶

與孫芝房

讀大箸兵議以屯田爲足食足兵之策於今日時事實爲籌國名言賊勢方張東南塗炭民窮餉匱蒿目寒心使得大有爲之人實力舉行屯政時事尙非不可爲然爲此者上則必充國次亦必棗祇劉晏諸人

本朝則必孫文定阿文成諸公積弛之後人才衰瘁當今

之世能堪此大任者何人讀訖唯有浩歎隨識數語其後
所云大錢鈔票百計求輕銀而銀價不減况欲廢銀捐輸
抽分百計求裕餉而餉用方奢無術節餉意仍以得人爲
今日之急務不審高明以爲然否也江忠烈遺詩九十餘
首秋間郭意城見示囑爲校定荒山課子之暇連日研索
并系以詩近今人才難得一二可倚以辦賊之人又或以
忠死或病亡或謫逐不知其存亡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題
其集不覺憂憤之填臆也拙藁呈教并所校定忠烈詩原
本弟審定處尙有不能自信者卽乞兩正之其忠烈詩原
本存郭兄處已囑其奉致兄處閱訖仍請交郭兄也

慎齋文鈔卷下

十

書陳雲心員外四冊詩餘

陳雲心同年詩道光中其喆弟葵心明經以遺稿寄長沙
曾與南邨詩老探存六十五首入沅湘耆舊集中矣此冊
去取乖繆繕錄亦不完備卽以耆舊集中所錄言之五言
如不寐懷春泉舟行雜詠等篇七言如和程學使北湖懷
古及感事諸作大氏亡慮二十餘首不見此冊中而所存
者乃多其少時不經意之作與四冊詩餘之名頗不相應
其爲繕錄者妄有竄亂顯然無疑學使海門先生高才博
學情殷舊雨公暇以此帙見寄屬爲點定不揆固陋連日
研討其佳篇傑句在人耳目間者一一甄綜還其舊觀其

隨筆漫興或轉寫悠謬者亦爲悉意鉤勘務求至當至竄
亂顯然非雲心手意則槩加刊削勿使溷真大凡爲詩一
百九十二首刪存一百四十七首其存錄者於各題上標
以墨圍無墨圍者卽不存錄蓋所以對吾雲心於地下者
此耳至所佚之二十餘首鏤版時仍當屬其家中從者舊
集採錄編入合計當可百七十八首庶幾讀雲心詩者於
此稍觀其備焉旣卒業綴以小詩具別紙並質之海門先
生以爲何如也咸豐六年小寒日左宗植書

書張海門學使甲辰感興詩三十首後

練於時務妙於語言縟而不肥微而能顯尤難其首首是

慎齋文鈔卷下

十一

賈生杜老之憂時不爲裕之受之駿公之哀豔當代作者
實罕其儔敬服敬服喪亂以來荒山枯隱閉口不譚時務
五六年於茲反覆佳篇忽聆善誘就中謬有疏證亦所謂
因君復起一念者實緣知愛之深遂不復有所諱畏率爾
塵點之不免重煩寫官拙詩並呈具別紙丙辰小寒珠嶺
樵夫宗植書

與三弟季高書 丁巳

門人吳海航自烈永綏孝廉以貴州軍功中丞奏

賞花翎卽補同知者吾弟知之久矣例當赴京然窶甚北

行苦無貲欲仍求留南差委此君兄數年不見近知於軍

務更歷練勇且謀又樸幹不似巧滑者不可以尋常之士
目之茲渠來長沙求見吾弟弟可一見之甚有意或私宅
或節署中均無不可但須於渠親遞此信時隨示以何處
晤面免使此君僕僕也於謁見上司儀注亦生疏弟尙當
教之

此君隨行有從父弟主簿名自發先爲鎮筸屯丁兄舊知
之卽所云前年六月徒步來山中者昨風雪中見兄衣冠
而不領雖椎甚然健幹有意屢帶勇有功亦不可忽也弟
盍亦物色之

與三弟書

慎齋文鈔卷下

十一

吾師宜黃謝先生遺文四巨冊今繳還先生孝友篤行立
朝清忠平生嗜讀書尤究心當世之務惜不得竟其用而
齎志以沒可悲也先生之文長於論議事理蓋多得之周
秦諸子書不獨擅大蘇之長敘事規樞韓柳間出己意大
氏必有得於心有用於世之言非是者不爲也綜覈名實
摺子與姚姬傳書守約堂記黔遊山水諸記固其卓卓者
至如大臣論諸篇實切中道光間樞輔諸臣之病使當日
聞先生之言留意天下賢才置吏得人不至釀成今日禍
亂改運議及與賀方伯書則海運之策創於先生後來蔣
襄平陶文毅賀方伯諸公毅然行之至於今是賴尤先生

有得於心有用於世之大者其它名章大篇有功世教者
尚復不少必傳於世亡疑也兄以嘉慶間受先生之知時
幼穉無所知識比長遊京師稍知讀古人之書以求君子
長者之教矣而先生已前卒讀此集猶彷彿隅坐函丈間
口講指畫時也吳君南屏所簽識殊不苟亦有不盡然者
謹就兄之所見別加訂正以色紙簽出極知僭妄然不敢
不盡其愚吾弟閱之以爲何如並質兩薌祖臺不審有當
否也七月二十五日

書張文心茂才蠲除倚格利弊論三則

江浙財賍自唐宋時已居天下之十九至南宋以後一因

慎齋文鈔卷下

十三

於賈似道官田再困於陳友諒之浮糧三困於明太祖之
讐斂是後建文詔免而復於永樂宣德詔減而增於萬厯
積欠既多官民俱困於是在官則有完及七分卽予報最
之例在民則有倚閣帶徵蠲除放免之例其實皆補苴之
術非賦斂之平我

朝順治十八年有查洪武讐怨加重錢糧處所命部臣具
奏之

詔又有江西布政使莊應曾奏減袁瑞二府陳友諒浮糧
之例然名臣如范忠貞開府兩浙欲奏減而訖未施行老
成憂時如顧亭林胡東樵諸先生大聲疾呼亦蒿目而無

如何豈非以

國賦攸關上而部司下而守令不敢妄議上下相蒙惟倚閣蠲除少紓民困而又壞於官吏之巧文欺侵如三篇中所陳簡徑詳悉實爲救時讜言而積重難回誰聽之而誰行之者然君子立言不爲一時齊文襄五銖錢之議至隋唐而大行虞伯生京東水田之言至順帝至元而始效自古有治人無治法舉數百年之弊政而一旦豁然輕減之是不能無望於異時之能爲周文襄況百律者已

自來官吏奸貪不過攘奪其君虐剝其民歉年豐報則虐剝其民豐年歉報則攘奪其君以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

慎齋文鈔卷下

十四

盜臣之說論之則豐年報歉之害似輕而不知其欺君虐民之至此極也而皆以文法之繁密致之道光之末貪墨者無死法官吏日富君民日貧皆任法之效篇中欲去其弊必并去其法數語眞足鑿

國名言豈獨經徵錢糧爲然哉

蠲除部揭畀京朝官各告其鄉恐亦難行唯康熙間姚端恪文然請填蠲抵由單一疏內云明布

朝廷之大恩刊載於由單之上卽暗取有司之結狀分送入百姓之手果能實力奉行或亦剔蠹之一助乎

再與張文心茂才

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陳氏集說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而前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何以無釋菜之禮此次仲春何以復出樂正習舞之命陳傳亦未明晰言之按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言合舞不言習舞此正可與月令之文互證者也蓋月令仲春之習卽孟春樂正所教之舞而合而習之實卽大胥之合舞也又按樂師教國子小舞注分之爲小合之爲大人習其一爲小合眾小舞而衍之爲大辟雖雖專用旄舞而進退曲折童冠之人必非一習而能故自孟春習之經兼旬之久至中春

慎齋文鈔卷下

五

上丁始合而習之合而習之人多禮盛始可行釋菜之禮敬業以敬師也蓋至是而舞之綴兆行列進退曲折亦略可觀矣然雖是合舞自樂正教之仍是習舞故言習不言合周禮統以春言之故言合月令析孟仲月分紀之故言習其實一也準斯以觀與下文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更不言習舞亦不更言釋菜義更明了且與大胥之秋頒學合聲亦一一脗合

陳雲心同年詩鈔序

咸豐六年秋督學張海門同年以陳雲心員外詩見示僕既爲點定書寄督學矣明年僕客長沙督學又從彭彥深

廣文許得沅湘耆舊集中所錄雲心詩二十餘首既雲心之弟明經起樂又以雲心五言十九首至督學喜不自勝遣其嗣君文心茂才示僕曰雲心詩又續得若干首矣請吾子極爲釐訂之將以鏤諸木僕受而藏之篋衍中促促未暇也再逾月山中無事乃重爲刪定編錄最凡古近體詩一百八十九首都爲三卷蓋所存雖不多而雲心之詩與雲心之爲人亦稍稍得其梗概矣編次竟將函寄督學會督學奉太夫人諱剋日旋里僕僻處荒山中卽繕錄亦之寫官取橐草篋藏之俟起樂來長沙授之以付劂劂氏或以屬朋友中之與雲心雅故者鏤版摹傳焉庶無負督學殷殷故舊之心卽僕之所藉手以慰吾雲心者與嗟嗚雲心往矣僕豈足以傳雲心耶卽此三數卷者又果足令吾雲心傳耶否耶七年十月旣望左宗植又書

復胡澗芝中丞書
世路未夷賢勞許

慎齋文鈔卷下

六

國荒山索居無可爲閣下告者書問致簡不罪不罪新歲六滿來舍捧到惠書敬悉太夫人興居康吉鈞候勝常至以爲慶自武漢告捷閣下勳名日以盛德業日以隆見在楚境一律肅清九江不日克復唯江皖處處與賊相持而廣東又有破名城劫大吏之事東南數千里祇全楚爲

國家盡力餘俱自救不暇軍興以來又八九年於茲矣
廟堂之上恢復之策尙無把握天意固難驟挽人謀實多
未臧嘗謂今日大局不患無兵亦不患無餉所患獨在無
人耳迂儒伏處蒿日時艱徒有書空浩歎已也太夫人慈
輿抵鄂後激兒與令媚以久疏定省時切瞻依茲承手召
欲其中春來鄂旣得暫伸其孺慕又獲親承乎教言已命
其夫婦束裝以待復請勛安不宣

復吳海航自烈司馬書

海航賢弟足下新正六日倅來得悉賢弟駐軍南江功勳
懋著計辰下攻剿得手醜類殲除奇功又疊奏矣欣喜不

慎齋文鈔卷下

十七

可言雲霄司馬在庸眾得之爲過望吾弟此授殆借徑耳
應否進京僕久居山中不諳新例俟中春再爲代詢隆儀
極承雅意念賢弟赤手戎行歷五六載薪俸之人計必無
多如照例必得北行所費更當不少僕今歲主講石鼓書
院修俸所入粗足自給所有厚貺卽時轉交來倅並囑其
妥慎歸趙師弟之誼不在乎此唯望賢弟赤心爲國懋功
懋賞來日方長彼時再承見惠僕受之心始安耳自發賢
弟並問不宣

書吳南屏詩冊

慘澹經營沈鬱生硬極不似陶其樸雅自賞則實是陶各

體奄有古人而甯拙無俗甯澀無滑甯鉤棘無庸音其斯
以爲山人之詩也與咸豐八年中秋之月年愚弟左宗植
拜識

與三弟季高書

回山中忽忽十許日唯吾楚時事時時縈念樊案想必已
有端的有所聞煩見告以慰縣念此事細思北省大吏萬
不至不識大局妄有株累卽

廷議外雖嚴切或欲揚先抑不如是不足以折服北省之
心亦未可知卽北省大吏亦斷不能爲無情之周曾胡諸
君所云靜以聽之之說誠不易之論吾弟必富聽之唯此

慎齋文鈔卷下

六

後吾弟或進京或他出總之必離此地交卸之際切要平
心靜氣處置詳審務要免得後累且並要使後來接辦之
人諸事有頭緒無流弊吾湖南兵事安危卽吾等身家之
計斷不可稍存意見致自己孤負數年來功行而處已接
物憤激之際詞色尤要和平此是古來英雄豪傑自己受
用處卽軍將營官人等聞弟去便要各自退散此等言語
是真心是假心都是大不好氣象皆足爲弟之累若是真
心爲累更甚無益於事適足爲讒忌我者藉口以傾我吾
弟平素講究道理豈今日小不稱意便悻悻改其故常諒
吾弟必不爾也十月二十四日兄景翁

陳母楊太宜人九十壽序

國家以孝治天下故事京朝官及外吏其父母年七十以上而待養者其子以情請輒報可時則有養親數十年年艾耆而其親或九十年或餘百年而神明不衰益強者蓋聖人錫類之宏臣子孝養之盛而爲父母者又自以其厚德致之若堯農同年之賢母楊太宜人者不其信與維太宜人孝敬恭儉以事尊章以相夫子以睦娣姒而諭其子若孫凡其家世行實年家子勞君辛階旣前爲文曰道之宗植無日益獨念堯農生稟慈訓自束髮就傅逮服官京師而

慎齋文鈔卷下

九

天子才之公卿士大夫賢之旣已出入

禁近致身清要矣一時才僞資望後堯農者次第取貴仕且大半而堯農當翺翔華貴之時獨不勝烏鳥私情之戀
嗽情乞養

天子動容此人子之所榮抑尤近世士大夫之所罕觀者凡人之生曰君與親君以公誼親以私恩無私恩非孝子無公誼非貞臣是謂大倫代俗澆競恩誼衰薄平居享

國家高官厚祿及一旦小值倉卒輒相率引避乞身恐後至或親年喜懼嗜進忘養且有妻息完聚從官曠年而忍置其白髮之親數千里之外歲時朝莫彷徨門閭誠有如

世俗所云得富貴子不若得貧賤子嗟乎此堯農之所以爲堯農而益歎太宜人平昔之教之宏也堯農旣得所請矣而其家固貧念無以爲甘旨計則教授生徒以爲養嶽麓城南二書院者宋儒講學地嶽麓阻湘水距郡城稍遠而城南者故附郭會大吏請鄉先生爲山長堯農爲便養主城南久之遊其門數百人多文行顯達者而其所居宅故碧湘宮地距書院數百武而近堯農晨入塾太宜人詔焉昏就舍太宜人面焉無有風雨寒暑一如疇昔束髮就傅時不特太宜人忘其年卽堯農亦若有不知老之將至者蓋自乞養距今又十年於茲太宜人年九十堯農亦行

慎齋文鈔卷下

二十

年六十云昔李令伯祖母老抗表陳情不得養君子惻焉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綵衣娛戲後世忻慕之今堯農遺際

聖明推

寢門在視之節以逮下緣南陔白華之義以厲俗舉令伯所籲祈焉不能得之晉武者而蚤得之旣有以愧夫天下後世之行若姜維溫嶠歐陽詹輩者而所以奉其親年德情事殆老萊子比信夫非太宜人厚德不致是而堯農之孝德足以承

帝祉而延親壽以長享此康娛之景者遐哉未可涯也宗

植辱與堯農雅故三十年於太宜人猶子行又媿家子也故不敢繡其馨悅而書堯農之榮養合於大義者以爲壽又將以爲人子之孝於親而善養者勸也是爲序

寶慶府志序

代

寶慶府古邵州地所屬一州四縣首尾沅湘控臨黔粵東北距湖南行省五百里而近號爲輿區使者自道光六年官湖南布政使中間再撫湖南今年秋奉

命閱伍南楚值廣西賊匪蠢動郡屬之新甯城步戒嚴分遣將吏防勦甫定蓋使者二十餘年間觀政於湖南之日最久以親是故於郡屬之山川疆域土俗民風聞之習而

慎齋文鈔卷下

三

知之詳郡故有志自乾隆間太守鄭之僑踵修之後歲月繇邈文獻缺有間矣於是前守黃君宅中今守張君鎮南謀所以重新之者而聘郡人鄧湘皋山長任纂修之事凡三年而書成請序於使者嘗慨方志猥陋侈陳風土假借傳會味厥甄限列傳縉於家牒藝文浮於總集而輿圖戶籍之要附綴焉已爾鈔撮焉已爾因山水而有郡縣不通乎鳥道準望之術則圖測不確也因郡縣以析民居不綜乎姓氏邨落之綱則土著無徵也是書最凡紀七表十圖二記三書六畧二錄五傳四而於山水戶籍輿圖形勝關隘險要尤詳哉其言之夫志者志也宗史而祖書書以道

政事史以效得失凡以示人行政之方俾資於教養承平之日勿狃於宴安是書也成是守土之人一覽而山川疆域土俗民風如視諸掌焉於以體國經野度地從政使吾寶慶之民同登康樂和親之書於永禩也是則守土者之志也夫是則使者之志也夫道光二十九年春太子太保總督湖廣使者長白裕泰序

書沈栗仲大令說文解字注辨正

六書之轉注鯁祭酒所言極明晰如云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細繹其指大氏立一偏傍爲端展轉相注注卽訓挹彼注茲之注本言水相灌輸字之孳生觸類相受

慎齋文鈔卷下

三

如水之受水展轉輸灌也先儒詁經有箋注之稱則濫觴於鄭氏東漢以笥所無以注釋之注爲六書轉注之注古人尤無此義若膺不求之偏傍字體而求之於訓詁字義釋轉注爲互訓大指旣差舛駁百出其實由於不明注字之本義至其書選選好持偏見求深反失如錢曉徵之所譏不具論也此書辨正精確足令懋堂心折真所謂先得我心者閱訖書數語於此並以奉質左右不審有當否也書高逸颿孝廉仰止集

自至聖生日公穀與史記所記差一年於是由宋以迄元明集聖蹟者言人人殊至如至聖編年世紀等書謂公穀

記其懷妊之年遷史記其誕生之歲而乖鑿已極可發一
據此書用三統舊術卽經傳紀日推明失閏之故分章別
朔排年補閏聖蹟之始終以定而二百餘年氣朔之參差
亦剖判無餘蘊焉昔閻徵君作孟子生卒年月考於生卒
之年訖無明据雖山堂肆考諸書亦不引用論者韙其謹
嚴今高君乃獨能於二千年以後根據古術定爲此書視
潛邱之作未知何如而好學深思固非李灼黃晟諸人所
能希及者矣道光二十八年龍集丁未昏北落師門中書
明涇州知州贈太僕寺卿

國朝通諡忠烈婁公祠碑

慎齋文鈔卷下

三

湘陰故明贈太僕寺卿涇州知州婁忠烈公鏐當明季流
寇之禍嬰城死事闔家殉難大節皇皇載在明史及郡邑
志乘尚已歲月以久後嗣子若孫無居湘邑者道光某年
其墳墓至爲畊犁所侵見其前和賴邑之人易君文勳封
樹之葺饗堂焉願閱禩二百廟食尙闕宗植心傷之道光
二十八年冬宗植迺與邑人李進士得春郭吉士嵩燾李
茂才星漁郭孝廉家彬及易君等凡二十四人合辭請於
今湖廣總督他塔喇公裕泰檄湖南布政使司核覆入奏
得

旨入祀忠孝祠其明年邑之人以公之死事最烈而缺典

爲最久也爲建專祠於邑城之某地祠旣成擇日齊集奉
安神位刑牲以祠而屬宗植文其麗牲之石嗚呼明之亡
也思陵死社稷一時殉難諸臣二十二人之外忠魂毅魄
所在競奮而湖外諸公若蔡忠烈周忠愍何忠誠及鄉人
士大夫陳忠潔馮介烈尤赫赫在人耳目聞者宗植旣前
與長沙陳君本欽重建後五忠祠以祀之矣今婁公又得
仰邀

聖世褒錄永永廟食邑之人乃得承此意建專祠焉而以
公之夫人暨公子某拊嗚呼可不謂極盛也與自古忠臣
義士功在名教光爭日月一死而萬世不昧固不在乎祀

慎齋文鈔卷下

三

典之有無顧斯民懿好之良廉頑立懦之感有不如是卽
無以快乎人人之心者嗚呼此朱子所以有五忠祠榜文
之作與禮旣成爰書事之顛末並繫以迎神送神之歌俾
春秋將事者歌之以侑公且令邑之人有所觀感焉其詞
曰

洞庭波兮木葉飛白日慘慘風又淒雲中君兮載靈旗回
飆偃蹇驂素霓神之來兮何遲攤幼息兮從以厥妃蘭肴
兮桂醕鏗華鐘兮考朗鼓神之靈兮翩然肯來下若有人
兮堂堂國破家亡兮魂魄強銜長劔兮噴碧血首雖離兮
皆猶裂蕭光閃閃髮兮鬚葦三辰兮後欖槍神之久兮參

井疆神不少畱兮使我涕滂千秋萬歲兮食馨香魂兮歸來思故鄉

爲唐戴氏告其亡妣慈陔孝廉文

維年月日叔母戴氏以香楮清酌庶饗之儀率妣婦朱氏更服卽吉昭告於亡妣慈陔之靈前日嗚呼天地之經彝倫爲大人生之重似續爲先遭家不辰汝妻蚤世至於今歲汝身病亡遺孤呱呱載哺載襁撫養搢柱鞠維閔艱是賴汝妾朱氏資質溫靜性行貞勤雖迺身託於仄微而厥志不慚孀媛汝生存之日欲爲之正名匹配於茲有年矣况復單形隻影抱孩孳嬰上事祖先下持門戶於誼有伉儷之實於名無尊厭之嫌既付託之得人豈名分之猶斯禮大時稱事有權宜茲者內外媿親越我族中宗老謂名者人治之大而禮者惟心之安嘉朱氏之能賢終汝身之夙願爰諏良日播告宗繫去遙室之卑稱加繼嫡之新號徧諭門內式遵莫愆異日家室寔昌諸孤成立作唐氏之中興主受

朝命爲太夫人庶朱氏行地之道靡慙於代終卽汝在天之靈亦茲焉默妥者爾尙饗

道光二十七年夏亡友唐孝廉萱慶卒於家其友人陳君本欽旣爲之經紀其喪願其家寔甚則又以聒諸故交中

之知孝廉者釀金焉以卹其孤蓋友朋之誼可得爲者止此矣先是孝廉早年喪其妻卒時遺孤大者四歲小者乃三月皆其妾朱氏所生也朱氏事孝廉素謹孝廉安之比卒而孝廉莽功之親猶有以婢妾蔑眎朱氏者陳君心患之容於予予曰必也正名乎乃徧告孝廉之親黨及故與孝廉厚善者越日内外衣冠會者三十餘人且釀貲助朱氏之祭朱氏辯拜焉而宗植爲之詞如右蓋亦亡於禮者之禮與敢以質諸當世之善言禮制者

守約堂文集序

古者立言不朽六籍尙已自秦漢至唐宋以來名能文章

慎齋文鈔卷下

三

者其立言之旨有醕焉有駁焉然必其有得於心有益於世而後可以傳抑必其人極一生之精力外榮利遺物情博學而精思之而後能有得於心而馳騫聲利之士弗能也又必其人明於古今之故與夫仁義忠孝之大而後能有用於世而章句俗儒弗能也翰林學士宜黃謝先生孝友型於家清直著於朝行誼篤於交友之際方嘉慶道光之盛朝野恬熙士大夫喜遊宦尙聲譽先生獨以著述自命不苟同流俗人流俗人或謂其迂或病其簡亦坐是不獲顯用於世先生弗恤也自爲學官弟子員至登上第官侍從未嘗一日廢學而尤究心於當世之務故其得之心

而注之於手也癸忠孝嚴士習傷政紀之媿墮責大臣之
進賢蓋不啻大聲而疾呼焉至夫倡海運於舉世不言之
日論鹽餉於舊法未更之前則近日軍興以來所行之而
賴以獲濟者論者謂先生洞眎於數十年以前明效於數
十年之後迄於紀綱積弛百務空虛委任非才疆場日駭
而後歎先生之言大有用於世惜不得竟其用而齎志以
沒也悲夫先生兒清癯力學自好年未五十以卒平生爲
學博而知要先是有所箸書六十篇百數十萬言皆其躬
行心得之餘而可善諸世者道光中嘉興錢君藹人旣序
而行之今海內所傳約書者也其爲詩古文詞皆壹意自

慎齋文鈔卷下

三七

爲不求合於人人門生故人參予讐正或不盡得先生之
意今咸豐七年秋先生之中子煌觀察湖南乃以先生之
詩古文詞授其門人左宗植編次之先是宗植以嘉慶間
辱先生之知顧其時童稚無所知識比長遊京師稍知讀
古人之書以求大人君子之教矣而先生已前卒歲月逾
邁學業無成荒山索居憂世憫亂讀先生之文益不禁掩
卷流連喟然增歛也原存詩文亡慮十數巨冊不揆愚管
覃思研討最凡得賦二古今體詩七百七十有五摺子一
辯議論十有四書二十有二序跋九贈序三傳贊書事八
墓志祭文哀詞三記十有七總八百五十有四並外集自

錄都爲若干卷自爲守約堂文集約書十卷附集中守約堂者先生以平昔所得於心者名其堂因以名其集約書之名亦其例也嗟虜是可以觀先生立言之旨矣咸豐八年申春之月門人湘陰左宗植編

覆胡咏芝中丞書

咏芝尊兄閣下胥來奉到手示忠誠遠慮唯有浩歎然君子之道盡其在已自古豪傑亦爲其所得爲者而已鄂省全局以師武臣力封疆近乃亡虞而賊情巨測江皖豫三面處處無完膚攘外必先修內保境安民必先嚴懲土匪近日湖南之所以祖安兩粵嚴懲土匪江西之所以糜爛其明效焉又莫如聯絡紳民

慎齋文鈔卷下

天

方可固根本而規進取而捐釐團練兵餉諸政卽在其中人才固不易得然非可急遽以求恐迎合誤事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隨才器使誠意造就待其磨練之久大才豪傑亦未嘗不出乎其中閣下以爲何如至鄂省雖屢罹兵燹畢竟地大物博籌兵措餉閣下固優爲之也兒子激年少學淺叩謁庭闈尙乞嚴加訓誨不宣三月朔日左宗植再拜

與季高弟書

岷樵行狀已屬草否此君行實落落在人耳目不待言狀體特宜詳不宜簡先是此君以舉人督鄉勇擒粵匪雷再

浩等敘功授知縣兄時客鄂言之宮傅裕泰保奏
賞戴藍翎補浙江秀水令旋丁憂回里咸豐改元以賽相
特奏調起粵西軍營有功賽相非能知此君者其奏調之
由則時兄官內閣方賽相

命下兄見其參佐非人亟草牘力薦此君於壽陽相國而
展轉上達

天聽者此事京外人人知之而宗君滌甫曾君滌生黃君
紱卿孫君芝房諸京朝官尤知之最悉非由曾君滌生之
保奏也曾君之奉薦岷樵乃在道光三十年

今上登極明保王侍郎燕廷等五人之內及是事已踰年

慎齋文鈔卷下

无

且曾君亦時以言事見忤有退休之志矣其卒邀
主眷者則

主上之明壽陽之賢惟兄亦有力焉其中委曲兄在京奏
記時並未告知岷樵惟曾於家書中告知吾弟度弟應久
悉之而岷樵臬鄂書與兄但稱兄揄揚之力是岷樵至死
但知藍翎之

賞未知特調之由終以爲曾君所爲宜其諸弟幼陶董之
茫然也推賢進能報

國家保桑梓兄平日一腔熱血原不必其人之知况兄自
假旋後七載隱居自揣性剛才拙不求聞達更何冀人之

知惟自此君立功以後

論旨求才輒引以爲式義徒敵愾相率以爭先其間生徒
貢舉殺賊立功若羅山樸山等比者指不勝屈此風一倡
揆拔幽仄如宗侍御王侍郎及內外公卿大吏之薦引草
澤者踵相接前此固未之有也夫薦賢濟時人人有同心
也而銘狀紀實尤國史所徵信也以岷樵行狀論之此特
其區區卽吾弟能言之與不能言之亦不足深論然所關
於薦賢尙功可以對死者可以勸將來是有天良焉可誣
也吾弟詰且將有益陽之行吾亦回山中矣追維疇昔愴
悵於懷草草書此並兄原上祁相國書與岷樵臬鄂後見

慎齋文鈔卷下

三

寄書各繕數通一與吾弟一寄宗侍御並寄曾侍郎孫編
修同此拳拳也

與胡咏芝中丞書

春杪拜到大箸適舊疾大作不獲報命嗣桂陽歸自鄂又
拜藥餌之賜久病人事都廢悚歎無以爲懷迪菴中丞才
德威畧一代偉人閣下誅祭之文則一一皆躬行心得之
言洵意高文不獨義法韓歐陽也嗟我有位無卽於荒無
營私橐以裹行囊阻勉同心貧也何傷此

國家中興藥言亦惟先生允蹈之至出山非禮在山非義
涓埃無補金革無辟以閣下處臣子兩難之際公誼私恩

委曲誠盡猶復自視欲然如此自非忠孝仁義之至不能爲此言尤敬服無已也寇亂以來湖外義聲盛甲天下岷樵之忠敏樸山之忠銳羅山之忠確迪菴之忠勇皆閣下平昔所推轂爲友爲僚爲屬吏皆不世才而皆先後淪亡咸豐三年冬星孛翼軫岷樵亡五年熒或在翼軫犯左執法羅山亡八年星孛翼軫埽上將迪菴亡世路未夷人才難得豈天公潰潰不欲盡滅此賊耶何婁喪我國之良至於如此也抑天道之不可知是數公者皆偶然相值之事耶且此數公者樸山死於病羅山死於矢石誠意計所不到若江李二公一則以撫殘破不能自存之廬州孤軍無

慎齋文鈔卷下

三

援一則以奉命深入爛糜驟難措手之皖值撫臣憂去後路之援不力而皆以百戰百勝之身卒投凶暴之一爐雖二公成仁取義一死而萬世不視顧當事者愛惜將才之意殆亦有未至焉此鄙人之心所以憑弔諸賢於江李二公尤爲痛惜者也空山無人屏居課讀俯仰身世胸臆蘊憤春夏之交吐下積血數斗家人環泣自謂不濟不意首秋病勢差減日間竟得平復私念世事需才衰朽無用如僕輩千萬不死而忠勇大有爲如江李諸公者曾不得其功用而亟奪之命可愧抑可悲已茲因六滿來舍之便恩恩作書並舊作校定江忠烈集詩一首謹別具奉呈乞賜

教之不宣

重栞臣鑒錄序

代

夫無所鑒而爲善無所鑒而不爲惡者天下鮮矣今有善言心身家國天下之故者於此其言善之可爲法也則令人慕焉慕之必爲之其言惡之可爲戒也反是若明鏡之好醜人人莫不內省而心服從之雖時託因果感應之說而有人心世教之憂者必亟取焉常熟蔣副使謂公伊康熙間宦河南提學副使平生箸述有奏疏莘田集臣鑒錄等書其奏疏採入賀制軍經世文編中臣鑒錄則其官御史時所表

慎齋文鈔卷下

三

進者也其書纂輯歷代史傳名臣名儒前言往行最凡勸部之屬七十又二懲部之屬五十前列事實後載格言都爲二十卷夫以副使躬際

聖祖政教修明之世臚陳法戒其本旨不必盡爲當世之人心言之而以今日之人心風俗證之則其得焉者皆是書之所勸其失焉者皆是書之所懲軍興以來亦中外臣職得失之林也是書舊有重栞本歲月寢久佚闕滋多咸豐九年會稽王若農太守得是書重栞於長沙而請序於余余維曩陳文恭巡撫江西輯從政遺規海內奉爲典型其書采摭謹嚴自呂東萊官箴薛文清要語以下並取顏

光哀官鑒且言其書雖專從因果報應立論而所采故實多出史鑿其事理正自確不可易夫果報者數也數或有時難知理則千古可信以之自勉卽以之勉人余於是書亦云咸豐十年夏月花縣駱秉章序

覆馮樹堂書

夏初從郭意城處接到手書並承屬審訂尊作彭萬紀事詩雅意諄諄是深神往大作平易強實視一邑之事若民間家人父子聚族而憂其私計也然質必尙鬼樸不厭俚君自有所以爲君者異乎世俗塗飾宦蹟者之所爲相別數年何其德之進而業之修之至於斯也不揆愚瞽輒效

慎齋文鈔卷下

三

鄙見所及或有過於俚質及以詞害意之處詳加是正務以達君之意而止固非佻有所增損也逆賊滔天東南塗炭寰中郡縣大半糜爛四海困窮未知所極所爲祈天永命者固非師武臣力不能尤惟郡縣親民之吏是賴賢入君子有志當世但當各努力爲其所得爲盡得一分之心國計民生卽受一分之益隱居訓課久不談世間事反復君詩不能已已輒附鄙作二首別具奉呈並祈教之不宣衡陽輿誦序

受書以來不喜姚江學獨服其釋大學親民之親不作新以爲後世謂令長爲父母親民之官取此而軍輿以來關

於

國家安危之計爲尤甚蓋令長能親其民上之足以輔督撫之不逮次之亦足以保境而安民天下之亂起於郡縣郡縣之亂起於令長之不親民而股民自肥養癰貽患其害始不過百里之地其禍遂及於國家其先數弓兵壯役治之有餘其後大帥名將百千萬之師治之而不足故今日戡亂之策非帥武臣力不能辦尤非什伯賢令長之能親其民者不爲功林君端甫同年宰衡陽其持已也廉其當官也勤其平居溫厚長者至於懲奸鋤莠鉤距奮厲不能撓其法先是君爲益陽令邑有巨奸惡某勢橫甚君廉

慎齋文鈔卷下

三

知其實單騎竄得之尸諸市孤童子吳有薄產族子欲害之而分其貲君爲是孤童子躬行委巷間綜畫營護之而杖其族子族子卒感悟而善視孤童子由是益之人翕然歌頌之不絕口及君宰衡陽五年而衡之人所以歌頌之一如益之人嗟夫豈獨衡益之人心醇而易感與抑君之爲親民之官實有以異乎俗吏之爲之與夫歌頌德政親民者所不欲聞而保境安民輿情亦自有其不容已者方君之宰益陽值粵賊犯長沙而益土寇不作縣境以安洎宰衡賊犯寶慶介衡不百里勢岌岌而衡境按堵無敢內訌焉是則君平日居官之效抑余往來教授衡湘間所耳

聞而目見之者衡之人既樂其長上之相親以安而謂余習於茲土不可以無書也爰書林君之所以親民與衡之人所以樂親於林君者於此夫官與民相親而保境以安民則何賊之不可平願並以爲軍興以來之爲親民之官者勸焉

毛西園詩集題辭

西園毛君古近體詩抑塞磊落恢詭瑰麗僕於道光間一再晤於都門讀其詩已奇重之時毛君年始四十耳嗣聞其客燕遼遊秦蹙蜀至黔詩益奇命益隻遭南方兵亂憂危困鬱以死可悲也近吾鄉才傑士益陽湯君海秋與吾

慎齋文鈔卷下

邑吳君芸臺及西垣皆先後以詩鳴負奇氣而年皆不逮五十顧湯君死浮邱閣集海內人人知之芸臺遺詩宮保李文恭公爲之鏤版序而傳之毛君遇嗇於海秋而遊歷富於芸臺其詩隨手散亂不自愛惜更甚於芸臺同年吳君南屏邃於文而與毛君相好也既眎其孤銘其墓更爲之蒐討其遺詩且序言焉而錢諸木其拳拳於疇昔之誼可謂勤矣比來長沙出斯集見示讀訖爰綴數語卷端而歸之咸豐八年戊午中秋湘陰左宗植書

祭陳堯農同年文

烏序宗植不佞稟氣寡諧少壯至老惟君我才粵初識君

龍集已卯各以意氣驅馳文藻乙酉之秋貢名成均

制科拔萃聯騎都門我蝨儒官垂翅不展君乃坦率同車
南返古道秋花黃流驚沙悲歌狂吟二鳥天涯我邁閔凶
弔我草土先往後罷題函粟主歲在蒼龍余遊漢皋君來
訪余從梅與勞謂霖生庶常
辛亥中丞四人聯牀絮語中宵是年春
官君試高等芸館朋儕在裘爲領我舉鄉試婁躋公車君
改水曹儻直中樞宰相汝才

天子汝俞高官大爵誰之不如顧念二母篤老在堂自公
退思中夜彷徨丁生我憂昊天罔極飢衰及朞亟辭華職
遂脫朝衫綵衣晨昏慈以旨甘束修及門碧湘之宮城南

慎齋文鈔卷下

三六

之塾粲粲門子芄芄械樸我年四十道不潤身與君對宇
志侔神親遂以我女字君子仲道義相助休戚是共有酒
我酷有文我娛春椒其盤秋蟹而舖南邨詩翁謂鄧湘北
舉先生

海尚書

李石 梧宮保
時亦里居

及諸文豪觥籌唱於歡言詎常良會

易散鄧寥云亡元戎死戰余走京國蹉跎冷宦自茲四年
不與君面咸豐改元粵賊鴟張二年之秋窺我衡湘我念
室家請急南赴遂遜於荒栖巖隱霧賊犯長沙君家附郭
君位賓師臨難無卻亟入圍城計畫防守協和官民如指
應手方事之殷萬家憂皇大帥登陴義徒戰隍風雨宵旰
危急倉黃君於其間奔走勦閹八十日賊宵遁亡圍解

入城訪君生死室家僅完兒女猶茆白髮飄蕭握手出涕
有拜於廷君子瀚名眎桃著花荒山館甥昏禮旣夕風鶴
驚聽風飛電散妖氛云遠我樂幽棲藏拙於嬾君耄而勤
有未輒辦

帝嘉汝勞寵君卿銜時論允宜在德匪慚最君平生勇於
爲義忠不畏死孝不貪位翁翁兄弟有愛有恩分甘詒馨
有逮妹昆善與人文直諒和易心有不可面頰髯戟或鋪
其孤或卹其嫠凡百知君願君期頤孰居斯人而止於斯
戊歲維夏君病不憚門生故人胥有憂色謹疾蠲旬庶幾
平康口在鴉尾壽君稱觴手持我文掀髯夷悅精爽仍常

慎齋文鈔卷下

三

步履雖劣遂返鄉園忍淚別我亟遣我激候君痊可曾不
經時晨琴徹左疇昔之夜君輿過予相對無言有涕霑裾
夢耶真耶邈不可呼南邨之喪君馳哀些謂知我者又弱
一个曾幾何時哭君寢門吾道非耶願言莫隳老成凋謝
吾哀命隻予過誰規予美誰億天平人乎使我孤特尙饗
鄧母鍾太夫人九十晉一壽序

自余以道光乙酉與厚甫七兄同年舉拔萃科距今四十
餘年中誼故嫻好離合聚散之日多矣同治三年春余以
事來長沙適君以奉母避兵定居會城登堂致敬追論疇
昔謹識之次以今年三月之吉爲太夫人九十晉一壽辰

出手啓乞余文焉以爲壽余維太夫人以名家子作配尊甫資政公時年甫十三其奉孀姑相夫子也孝以敬其綜家政也儉且勤用是樹德廓基以篤祜於君洎君仕厯守令卿憲賢名聞於天下家居侍養遭值兵亂凡所以捍寇氛厚鄉里者皆稟遵太夫人之訓勵爲多德教所諭諸郎才傑若彌之保之昆仲各以文章學行傾動一時而君亦行年六十矣昔望溪方氏古文似歸太僕而深病乎以文爲壽之非古余意不以爲然顧其文其人之事何如耳詩之美魯侯也以眉壽黃髮之齒而燕喜祝其壽母此卽宋明以來以詩文爲壽之始老萊子行年七十綵衣兒戲以

慎齋文鈔卷下

三

娛其親論者以其子之歲上溯其親之年亡慮九十或餘百齡以上皆千古以來爲人親爲人子者之最盛難得而爲薦紳先生所樂爲稱道之不置者而君以杖鄉之年慄恆言不稱老之義孟春之月嚴寒未和君方攜內子冒風雪泛扁舟溯湘水陟衡嶺往返旬朔禮南嶽之神爲壽母祈焉湘中士大夫知與不知莫不歎羨惟鮮民之生生親皆不滿六十而犬馬之齒忽忽逾六十年讀君所自爲啓且感且慕濡筆歡忻恨不起震川望溪諸公一爲君共抒其祝嘏之願也

特贈巡撫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忠節羅公墓志銘

公諱澤南字仲嶽湘鄉羅氏少貧苦力學授徒里中補博士弟子員年三十又二矣讀宋諸大儒講學力行之書而慨然有當世之志咸豐改元

詔舉孝廉方正邑令朱君孫貽以公名應而巡撫駱公秉章疏薦之公雖不行時論歸焉二年廣西城大起遂陷衡永屬州縣秋七月圍長沙朱君公與邑故觀察壯武王公鑫劉司馬蓉募湘勇爲守禦計時二君者皆諸生而鑫受業弟子也公彷彿戚氏練兵法部勒以待會城圍解三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帥湘勇剿平桂東土匪由訓導擢知縣時侍郎曾公國藩被

慎齋文鈔卷下

三

命督辦團防六月賊自金陵分兵犯江西故安徽巡撫忠烈江公忠源在圍城告急曾公檄公赴援至則分剿吉安股匪復安福太和保升同知冬回援湖南沿途剿平永興油榨墟土匪遂自郴赴衡四年秋從曾公東征下岳州初公與提督塔齊布公之兵會戰於大橋也公以岳三面阻江大橋南北孔道賊必爭公獨帥所部邑故巡撫忠武李公績賓軍功蔣觀察益澧等扼其險四戰皆捷擢知府賞戴花翎公之初自紙坊攻武昌也八月曾公會諸將議所向公繪圖衷以進言紙坊進攻武昌有二道一大路出洪山一沿江趨花園花園賊精銳所在而洪山憑堅城若

仰攻不下花園賊躡之非計也宜悉銳攻花園而分兵綴
洪山之賊使不得西花園精銳折武昌不攻自下顧花園
賊悍甚不易當耳諸將議未決公徐曰澤南請任其難者
於是塔公趨洪山而公率李公分兵三路攻花園力戰破
之進攻鮎魚套賊敗走洪山而洪山塔公軍至賊驟遇大
敗水陸併力遂復武昌漢陽賊亦遁去擢浙江甯紹台道
留營辦賊田家鎮者吳楚江防最險要處也江自黃州至
此折而東半壁山橫截其西水勢悍惡賊營田家鎮而置
重兵半壁山夾江相犄角以守又於牛灌磯橫江緹鐵纜
遏我水師公至大戰半壁山又蹙之江中明日賊水陸及
半壁舊營合二萬人來攻時公所部二千勢不敵則堅伏
不動度賊氣且衰大旗一麾眾突起連斫賊目賊不支反
奔半壁山舊營半壁山孤峯三面臨江絕地也惟山後纔
路通人我兵乘勝蹙之賊盡墮墮巖石及縑挂死者無算
樹石間色皆殷會提督楊公載福水師亦蔽江下水陸斧
其橫江鐵纜奮鬪竟日呼聲震天地火田家鎮賊舟四千
餘夜半光燭數千里賊以田家鎮失亦燒營而遁事聞
上多公之功

命加按察使銜遂與塔公渡江而北克廣濟黃梅

特旨賞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進軍濁港連戰孔隴山破

悍賊羅大綱走之時咸以謂破竹之勢已成下九江復安慶以取金陵可旦夕期也會賊林啓榮踞九江撤沿江賊營以守與僞翼王石大開羅大綱諸悍賊合我師攻之不能下俄而水師失利曾公坐艦燬退駐南康急檄公與塔公赴援而湖廣督楊需北岸之兵已先潰黃梅廣濟復失而鄂城再陷矣五年春公與塔公會圍九江以綴上下之賊且以扼賊之窺竄江西者既公奉檄剿弋陽興安克廣信府城以次收復德興浮梁而南岸興冶崇通之賊又熾攻陷義甯據其城眾五萬窺伺江西南湖北邊要地勢張甚時南康水師甫捷曾公以駐久急欲乘勢出湖口與巡

慎齋文鈔卷下

四

撫陳公啓邁檄公助戰公移書以謂自九江失利義甯又陷所憂不在湖口之難復而在旣復而難守賊踞金陵久復得武漢守之全有長江之險吾出湖口之後欲攻鄂則小姑賊得乘之欲下安慶則鄂賊得尾之勢且相持無已擊蛇者先其首欲制九江之命未有不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未有不從義甯崇通而入若徒爲爭九江爭湖口之謀卽一戰而勝楚保江西於東征大局無濟也會公以爲然而江西大吏陳公啓邁鄧公仁堃皆允以餉濟秋七月公遂帥湘勇五千間道由鼇嶺進兵大戰七日復義

甯捷聞

加布政使銜先是會公奏請公復義甯後仍會剿湖口適
湖南有急駱公亦調公備岳州公統籌大局終以必平崇
通復武漢成建瓴之勢而後東南可圖而江西亦定也遂
單騎詣會公南康會籌之而湖廣督撫亦交章以請公自
是專意武漢而湖南亦藉以無北顧憂九月克通城

賞賜白玉翎管綠玉搬指等御物進復崇陽時石逆據咸
甯僞國宗章正據蒲圻眾數萬公由羊邏分兵先敗其正
兵繼包其奇兵大敗之復咸甯與巡撫胡公林翼軍攻蒲
圻克之進營紙坊會胡公及水師提督楊公於金口十二
月營於鄂城東門外之洪山與諸軍水陸會攻武昌賊以

慎齋文鈔卷下

聖

諸路環攻增築大壘礮臺數十江面賊舟竟兩岸相響應
益召興冶賊萬餘以守其西路望山門外八步街二壘爲
我陸軍通江要道守之則我之軍資餉道塞北路武勝門
外壇角二壘爲賊往興冶要道守之則彼軍資餉道通尤
賊所深籌而死爭者旣賊屢戰屢敗堅匿不出公以下游
審灣沙湖爲賊接濟謀分軍扼之先是咸甯蒲圻之捷石
逆以數敗避竄義甯由奉新上高入瑞州江西告急嗣吉
安城陷武甯又爲賊分股所踞石逆至臨江將分兵上贛
六年春連檄公往援公答書賊勢窮蹙糧食將竭若湘勇
一動則胡公兵單不能獨立於南岸南岸不固江北兵雖

多必不濟不特前功盡棄禍有不可勝言者澤南誠知江
右東南要區顧念武昌南北樞紐尤我與賊所必爭頃定
計分李君劉君軍三千移駐窰灣斷賊陸道水師火船辦
待東南風起一炬殲之妙矣不乃賊船下避我船卽隨以
下而李劉陸軍會焉則水陸道斷鄂城必拔然後分軍援
江西易耳如必不能則分李劉二君三千八百之勁旅
由興冶復武甯以俟老兄之命澤南則以所部四千八百
從胡公與賊相持卽一時未克亦誓與賊城相終始遂分
軍駐窰灣連日與賊苦戰賊退敗入城三月二日賊開小
東門出賊數千焚小龜山各門出賊合二萬應之漢陽賊
亦渡江以牽胡公之師公督兵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烏
鎗中公額血淋漓猶力疾陣斬賊千餘而還創甚累日不
能戰初七日自知不可爲胡公來眎疾明日晨起握胡公
手言武漢未復江西復危力薄兵單不能兩顧死不足惜
惟公與李君好爲之言畢日暝卒於洪山行營時年五十
實是年三月八日也事聞

天子震悼特贈巡撫諡忠節祭葬優卹如制

詔江西湖南北建專祠祀焉嗚呼公學爲聖賢而深明天
下大計以諸生倡義建節不數年功名聞天下生徒部曲
列卿將校相望而忠於王事爭光日月以死榮矣公死而

鄂九江遂復上游益以固迤江南兵潰而江楚足以自支
一如公疇昔所計畫揆公生平未爲不得志也獨念世變
方般賊氛夷禍交極蒼蒼者不多生戡亂之才如公者旣
生之垂得志而亟奪之斯尤其可悲也已曾祖某祖某贈
通奉大夫父某封資政大夫頭品頂戴母蕭氏贈夫人兄
澤濱弟澤曙國子生夫人張氏子二兆作兆升皆
賞給舉人兆作張夫人出

賞騎都尉世職女三次字劉司馬蓉之子培基公所著書
周易附說孟子劄記西銘講義人極衍義姚江學辨皇輿
要覽小學韻語及詩古文集若干卷讀其書可以知公之

慎齋文鈔卷下

四

學考其終始之節知公之爲完人也公以咸豐六年四月
葬細鏡山祖塋十一年秋公之友編修郭君嵩燾以孤兆
作之請屬湘陰左宗植志之而爲之銘銘曰

自粵賊之嘯凶楚人以書生敵愾江公與公踵公以起曰
王與李是皆烈烈丈夫足以立懦廉頑而公尤學道有得
完然存順而沒烏虜悲夫天下之生才也不數叨禍亂未
知其所終斯懷賢憂世者識與不識皆欲起重泉而叫蒼
穹執筆嗚咽以銘公之幽宮

答毛中丞咨請分纂湖南忠義錄啓

十二月二十一日內閣中書左宗植頓首拜啓中丞大人

閣下月之初旬從郭編修筠軒處奉到大咨內開湖南忠義錄書局分纂需人猥以菲才謬充其選自維虛薄仰承寵召拜命之辱慙悚累日竊以粵匪作逆流毒天下惟湖外郡縣首罹其禍而一時同仇敵愾亦惟湖外士民能摧其鋒自曩者咸豐初元李文恭齋志瘴鄉之歲迄今茲咸豐之末胡宮保沒身王事之年事閱兩朝時更一紀其間元戎大帥監司將校或指蹤決策或陷陣衝堅或盡瘁亡身或臨危授命下至末秩微官諸生韋布執殳義旅抗節賢聞活氣丹心爭光日月實

國家二百年教養生成之報亦衡湘數千里山鍾川毓之

慎齋文鈔卷下

五

靈使非大啓人文書之竹帛將恐歷年滋久幽光遂潛况世路未夷賊氛猶熾將欲廉頑而立懦莫先彰善以作忠是誠宜閣下之卓識深心勤勤焉亟圖激厲之方不惜謙光之溢者與謹案自有載記以來諸史忠義斷代爲書列部者舊匪專勳蓋漢末英雄記特詳割據勝朝殉節錄兼獎殷頑舉似今編義固有間此外南宋十將傳紹定昭忠錄明王奠忠義錄唐龍羣忠錄錢士升趙吉士前後表忠錄羅汝鑒羣忠備遺錄張朝瑞忠節錄或汜紀忠賢或劇談鼎革今之所輯更非其倫至如明湘鄉郭某之紀國殤國朝彭遵泗之纂蜀碧顯揚義烈崇闡鄉型迹其緝述亦

云勤篤然紀戰蹟則落落殘軍覽遺文亦寥寥孤帙蓋上
下千百年來未有以九郡四州一隅之人士櫻三楚黔蜀
全吳兩粵之賊鋒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不克不守則繼之
以死十數年間前忠告逝後義踵興其事爲古未曾有之
事其書爲古未曾有之書不特才難古以爲然卽紀載亦
良非易易耳宗植自壬子假歸屏迹林藪才地凡下德業
無聞顧嗜善懷忠秉彝攸在蚤歲沉湘耆舊之輯宋明五
忠之祠平生師友每共參懷况值逆猾滔天生靈塗炭旣
無能運籌帷幄又不克奮劍行間曠野荒山此身敢忘
君國英魂毅魄開卷半屬親知不朽之榮傷心之故尤宜

慎齋文鈔卷下

吳

與局中諸友潛心蒐討發憤編摩以上副扶世翼教之心
而大伸義士貞臣之氣者也書局初開羣才萃集有博聞
高識長於史才如編修郭君者總其成有績學深思好古
多聞如二吳陳羅鄧諸君分其任而勳德才望舊掌
國史之大賢君子監督而總裁焉宗植稍有一綫之微長
自當效千慮之一得惟蒲柳之姿早衰多病巖穴之士聞
見寡昧尙冀執事之誨其孤陋而鑒其衰庸焉則不勝幸
甚肅謝卽請勳安臨書皇悚

再啓者書局初開言龐事雜將欲折衷於允當必先明定
以章程見在咨調各省本省公牘及各處採訪取齊到局

頭緒紛繁似宜彙括全書先定例言然後從事謹案書以忠義爲名雖其人才有短長功有大小然必其致命遂志盡瘁卒官論定蓋棺名實相副其間或同一事而有略有詳同一傳而有專有附或同難而事有等次或同時而傳異後先或人爲楚產本貫無聞而他州死事者必亟闡揚或人爲楚宦異地有聲而湖湘無蹟者則從姑置或職領封圻無大建白而臨難卒以身殉則從

欽定勝朝殉節錄之例必予詳書或身膺節鉞曾衛桑梓而他任未著殊勳則從孫夏峯中州人物考之例亦爲補續至於壯士義夫結纓蹈刃貞儒烈媛仰藥沈淵但有文

慎齋文鈔卷下

四七

報可稽卽當寬爲褒錄擬從韓汝慶朝邑志康德涵武功志例以時以地聯名彙書至如鹽茶雜課釐稅捐輸款目頻煩征斂浩鉅以湖南九郡四州一隅之地除正賦及勤王餉項外旣供應本省軍支更資濟八省勇費財源視各省爲最狹輸納較各省爲倍豐而農無加派之憂市無折鈔之誹好義急公有足嘉者亦擬從方志食貨之例變通之逐案彙敘附置簡末旣備掌故亦以勸時凡諸數端粗陳略例此外門目合討專條務求斟酌之協宜庶足信今而傳後見與郭君面論意見相同容俟悉心熟商擬議端緒繕呈鈞定以便遵行是否有當惟執事裁之

湖南忠義錄例言

擬議臆說無當定論又知見有限隅舉挂漏達識君子無惜糾駁實事求是拜而請焉同治元年春左宗樞記
一忠義諸公大氏厯蒙

宸眷俯恩輿情論定蓋棺事絕標榜唯閱時已更一紀採訪慮有難周溯維湖南忠義之興實肇於咸豐二年賊犯長沙之歲其時今雲貴總督張公亮基今四川總督駱公秉章先後迭爲巡撫而今浙江巡撫左名宗榮參贊戎幕明年今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公國藩爲圍防大臣故太子太保湖北巡撫胡公林翼經營湘鄂相與提挈綱維

慎齋文鈔卷下

哭

宏獎甄拔十餘年間展轉彙征故得羣才師濟奮興一時今惟胡公徂謝而諸公勳位鼎盛家中丞宣力方將錄中羣忠皆疇昔熟講本末最所周悉文移咨訪無憚煩煩不徒以一時一行省之是非爲是非而務以天下萬世之公論爲公論

一史法貴於簡嚴立例要於賅括此書開局之始或謂宜名楚軍忠義錄者良以史有限斷例戒旁紛以湖南忠義莫盛楚軍肅清湖湘保衛鄉里應援八行省轉鬪十餘年英風大節照耀宙合錄湖南忠義實錄楚軍忠義也顧自粵匪鴟義湖外郡縣屢躡遊氛其間有以客兵客將而死

緩者有以文武守令而死者有志士烈媛臨難而蹈義者更有非楚軍而殉難他州沒身

王事者是皆凜凜如生扶植綱常功在名教限以楚軍殆於不廣故今之著錄統名湖南忠義較爲允當

一鄉賢名宦立傳分門施之方志爲宜例之傳記則固室軍興以來捍國保家官紳一體

欽差大臣之團防幫辦旣以州民莅官守令客官之禦侮臨危亦與桑梓無異故書名忠義自以湖南無論楚材楚宦同是忠於

王事卽無庸以意區分且如忠武公塔齊布黃觀察溇熙

慎齋文鈔卷下

哭

其發名在湘城其部伍皆楚軍正合名從主人豈云才借異地又如長沙解圍之時有向和諸將岳州失利之役有陳褚諸公異時當官自有

國史當日在事必予詳書各隨時地連類敘述庶表捍患禦災之績亦彰同仇敵愾之忠

一忠義次第反覆推詳德均以功功均以位位均以時自粵匪作逆召募立功實自江忠烈忠源始其解桂林長沙

南昌省會之圍功最著焉而死廬州之難節莫先焉錄江忠烈第一湖南形勢視武昌安危自胡宮保林翼力戰江

漢克復鄂城上游之勢乃成東南稍定援江援皖日起有

功而盡瘁亡身薦賢如渴名次江公蓋其時也錄胡宮保第二與胡公並時立功自湖南而鄂而潯江楚門戶賴之以固沒身九江爲忠武公塔齊布先與塔公同功後從胡公力戰武昌陣亡卒復鄂城功在東南爲羅忠節澤南錄塔忠武第三羅忠節第四至王壯武鑫以一軍縱橫馳突於楚粵江西之境所向辟易勞瘁卒於軍營李忠武續賓百戰百勝於江於鄂於皖迄以身殉於三河之役王爲羅公受業弟子李則羅公故部將也錄王壯武第五李忠武第六

一以上六公各爲專傳爲全書綱領次錄羣忠或名位視

數公稍後或致身由數公拔識仍先錄歷年防勦湖南本境賊匪諸公分東西南北四路次錄歷年援鄂援江援皖援黔援蜀援粵諸公而楚軍忠義大畧具矣次錄二年長沙解圍在事遇難及全城有功已故文武將帥官弁次錄二年以來至十一年粵賊犯楚湖南東西南北四路殉難文武守令官弁次錄湖南官吏在各省遇賊殉難及病卒軍營

一自粵賊肆擾湖南視各省最先而義旅捍禦湖南較各省最力故郡縣之失守差少卽士女之遇難較希今據各府縣文報並採訪輿論義烈表著者分別士民婦女年經

縣緯聯名彙登

一雖有名將豈能徒手誓師雖有義士斷無枵腹持戟故治賦與籌兵並急供軍與殺賊同功蓋餉源之所關又羣忠之攸賴湖南自軍興以來以九郡四州一隅之物力除正賦及京餉外既供應本省勇費更資濟八省軍支固官紳之綜理得宜亦民情之知方嚮義每當本境請兵鄰疆告急成師以出軍資器械支應浩鉅有如鹽茶雜課釐稅捐輸卡局促密款例頻數財源眎各省最狹征斂較各省倍豐在

國計本屬不得已之爲在民情一若義不容於吝則是借

慎齋文鈔卷下

五

汝膏血資我飽騰實與斬將拏旗無異茲將咸豐年間省會及各府州縣城鄉市鎮曾經奏置鹽茶官局關卡釐稅則例成數及歷屆捐輸款目成數句考案牘詳悉備載庶冀瘠土眾擎急公可風於異地更望妖氛迅掃速已無待於來年

一傳記之書與方志異忠奸善惡法戒並陳故書錄忠義並備錄不忠不義明錢士升表忠錄卽其例也茲錄咸豐二年以來著名之士賊奸民兵團格殺者逃勇悍卒之就地處決者投誠授官復懷反側而正法者統兵大員之畏

賊潛逃奉

旨棄市者隨其時地詳書篇末以彰顯戮以快人心

湖南忠義錄目次 擬議私言造次致敬慙稱官職謚名至修纂臨文仍用方志載記體例概題姓名不標

官謚

安徽巡撫忠烈江公忠源 舉人鄒公漢動知府陳公源充附

湖北巡撫胡公林翼

湖南提督忠武公塔齊布

甯紹台道忠節羅公澤南

按察使司壯武王公鑫

浙江布政使司忠武李公續賓

防勦湖南本境賊匪 從征陣亡鄉勇各以其地附

慎齋文鈔卷下

五

湖南南路 錄衡永郴桂軍營遇難官吏將弁除王公鑫自有傳餘如候補副將周公雲耀之類

湖南西路 錄寶靖永沅軍營遇難官吏將弁

湖南東路 錄醴瀏酃茶軍營遇難官吏將弁

湖南北路 錄岳澧常德軍營遇難官吏將弁如福建水師總兵陳公某褚公某副將夏公某之類

援勦各省賊匪 從征陣亡鄉勇各以其地附

援鄂 錄湖北軍營遇難官吏將弁除羅公澤南自有傳餘如副將彭公三元之類

援江 錄江西軍營遇難官吏將弁如同知劉公拔元郭公達仁候補道劉公騰鴻及總兵陳公大富參將

羅公近秋守備史公聿舟按察使司王公開化之類

援皖 錄安徽軍營遇難官吏將弁除李公續賓自有傳餘如候補道曾公國華知府孫公守信知州丁公

某之類

援粵

錄廣東廣西軍營遇難官吏將弁

援黔

錄貴州軍營遇難官吏將弁

援蜀

錄四川軍營病亡遇難官吏將弁如按察使司蕭公政江候補道黃公清熙之類

咸豐二年長沙解圍在事遇難及全城有功已故文武大吏將帥官弁

錄山西總兵某公某幫辦軍務文偉羅公繞典提督向公榮和公春鄧公紹良瞿公

騰龍之類

咸豐二年以來賊犯湖南四路殉難文武守令官弁

湖南南路

查案備錄

湖南西路

查案備錄如永順都司蔣公某會同致諭傅公安宗之類

湖南東路

查案備錄

慎齋文鈔卷下

三

湖南北路

查案備錄如常德府知府景星公及武陵知縣某公某之類

湖南官吏殉難各省及病卒各省軍營

錄欽差大臣文廣西武宣軍營湖北巡撫文節常公大澗及妻王氏子參將集松子婦某氏同時殉難武昌之類

義烈士民

採訪備錄士民罵賊不屈被害如湘陰翁公東才之類

節烈婦女

採訪備錄

咸豐以來湖南鹽茶雜課釐稅卡局捐輸款目

鹽釐各局錄建置事

例抽收成數及薪水役食其官紳名氏不錄捐輸款目錄逐案成數其捐生名氏不錄

土賊奸民兵團格殺

與之油榨墟歸南路劉陽之春華山之類

歸東路之類

逃勇悍卒就地處決

如三年所戮潮勇及鎮算兵目之類

投誠授官復懷反側就地正法

如李金賜在江西安徽之類

統兵文武大員畏賊脫逃奉

旨正法

如二年道州之總兵某岳州之提督博勒恭武之類

欽差大臣徐廣縉督師湖南始末

查案備錄

爲羅孝廉兩明舉子制名說

湘鄉羅孝廉兩明故贈巡撫忠節公羅山方伯長子而文忠胡公詠芝之妹壻也同治四年秋孝廉始舉男子子而以制名請於予予惟文忠以一代偉人戡亂東南開

國家中興之運忠節以文儒武畧轉戰江楚郡縣而成克復武漢之功二公志侔道合於艱難百戰之餘同之以休

慎齋文鈔卷下

書

戚重之以婚因英風高誼蓋曠代不數覲文忠功在武昌尙已忠節臨大節顯大名

國家所以褒賚廕襲賞延於羅氏世世未有艾者其事皆在武昌是故念二忠之勳本其詩書忠孝之澤而益光大之予於羅氏之子有望焉名之曰長勳以公武字之小字念昌有善禱之義焉爰爲之說以示孝廉須阿昌稍長而與之說之並以質之海內士大夫舊與文忠忠節之心相知者同治五年中春之月左宗植書

書羅研生所藏徐星伯家書札冊頁

道光中徐君星伯精於西域輿地水道之學當時所與還

往多海內高才博聞如李君中者魏君默深其表表者此册卽其一時諸君所寄書札也唯閱至二十五六翻密書細行叫噪累幅其言則糞土也蓋游士客粵貪競而敢詈者之惡札其人不足道箋中多語及盧厚山制軍想見當時粵中官場士習之惡未幾而夷禍烈矣未可以爲不幸也閱罷爲之一歎乙丑秋日與研翁同觀

小盤谷序

長沙馬君小莊以所居小盤谷索余文且自道所以名其居之意小盤谷者介長沙瀏陽交兩山盤互中央砥平邃壑風泉樹石清美蓋壯闊不足而幽秀有餘小莊用是適

慎齋文鈔卷下

五

其意以安其居雖豐屋廣廈弗易也昔李愿之歸盤谷也昌黎韓子序之而斷斷於大丈夫之用力當世與不遇於時之所爲蓋西平勳胄驕汰失志韓子特聞其言而壯之非真樂乎盤旋隱處者今軍興以來勳人第宅多矣非勳而坐潤其屋且比比焉以小莊之才而稍涉獵乎形勢之途度無不得所欲君又善爲營繕之事乃獨能放意於一邱一壑以樂其志而安焉舉韓子之所以壯李愿者更從而小之若有得乎已而不願乎外此其意視昔人何如使韓子相從徜徉焉其長言咨歎又不知更當何如也丁卯

中夏之月左宗植記并書

湘陰左氏試館記

湘陰左氏試館者吾弟季高繼 親志榮

君賜而廣

君恩之所爲作也先是左氏宗祠在湖南長沙府城貢院之東街嘉慶間 大父松堃公逮 先府君實勗建焉 府君旋僦居之先後課余兄弟讀書其中道光中 府君歿祠遷於鄉族眾以其屋鬻諸它氏咸豐初廣西洪賊起由湖南而鄂而江所至糜爛於是季高出襄戎事有年矣 洎今

上卽位之年奉

慎齋文鈔卷下

美

命督師撫浙旋總督浙閩以

廟謨之靈羣策之奮所至狂賊挫敗

主上南顧之憂差慰而臣子敵愾之誼亦稍申顧念疇昔家庭夙興夜寐吾兄弟艱苦誦讀歌哭之地有日來往於心不能去者幸祿入漸厚求故居鬻諸它氏者倍稱買之爲族子弟讀書應試者館焉餘以調親屬之貧者又買義田以給族屬之窮無告者蓋罄其祿入而止而試館之興造未遑以謀旣浙杭戡定金陵告捷懋賞酬庸

錫封伯爵遂平閩疆兼制江粵嘉應克復逆酋授首東南盪平之局甫竣而捻回逆亂中原西北之事又棘有

詔督師陝廿六年春季高西征師次鄂命二子徵孝威邁
歸乃卽故祠新建試館也館前南臨通衢障以垣垣左右
門一垣北南向爲門三門內左右爲兩廊循廊而上中爲
堂中堂爲龕龕爲位則恭奉我 曾大父

誥贈光祿大夫仁鄉公 曾大母一品夫人蔣氏 大父

誥贈光祿大夫松埜公 大母一品夫人楊氏 父

誥贈光祿大夫春航府君 母一品夫人余氏堂之上有
樓爲

御書樓則恭奉

欽頒

慎齋文鈔卷下

七

文宗顯皇帝御製詩文集

誥命

御賜福壽

欽賞白玉翎管搬指荷包火鏹小刀諸珍物尊藏焉堂後
屋凡若干是爲族子弟歲科試若鄉試者栖息之所凡預
試者資給之禮古者家有塾以教族子弟又古者卿大夫
得立四親廟以享其先人是役也續費二千八百緡以塾
焉則隘以廟焉則儉以榮

君賜則樸堅而非壯觀時夏日長澂等與長沙馬君從容
將作評工量材季高方以舊館舊生誓師襄樊平原廣野

中與下卒共食息不知有炎沙積雪而車營曠騎熊虎之
將雷鼓之聲夷銃天礮之威且大震乎楚豫秦隴邊外沙
漠之域

朝廷所以重望乎勞臣與臣子之所以榮

君賜廣

君恩而大光我 先志者努力 清時美哉未有艾也至
夫人斯館者勤苦篤行讀有用之書爲上達之本惟孝與
忠觀感有自無徒沾沾爲世俗榮倖之計焉是在諸子弟
之能以季高期望之心爲心者同治六年歲次丁卯仲夏
之月 春航府君次男宗植謹書

慎齋文集卷下

五

重葺安愚齋文集

湘陰半帆周先生以道德文章爲湖外士林之望乾隆癸
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久之官甘肅甯朔令有善政嘗奉
檄塞外東至鄂爾多斯西至阿蘭鄯國王諸部窮邊斥苦
流連文詠得矢詩告哀之旨以憂歸不復出其爲詩古文
詞有安愚齋文集沒於水遂失全本秦小峴司寇瀛按察
湖南嘗求其殘藁序之所以推服之者甚至先生沒遺藁
散失秦序亦散見他書全篇不可復得矣道光中曾刻有
安愚齋文集八卷第家塾之本採摭僞陋中多淺人改竄
而先生原稿反漏而弗登識者病之同治初元先生文孫

昌輔茂才更爲蒐輯得詩文如千首並舊刻四冊請於余校定而重刊之余維先生孝友樸學博涉多通其上汪稼門方伯及秦小峴按察書前已爲賀耦耕制軍採入皇清經世文編中其古近體詩則道光中余與鄧湘皋詩老採入沅湘耆舊集中至其德行道藝可爲士林矜式余又前與邑中諸君臚陳行實請於大府奉

旨崇祀鄉賢祠蓋鄉先生遺風餘澤令人欽重者如此土必有所自重於天下而文章爲輕夫其所以自重者蓋不因人之重之而始見其重也其平日專心壹志期至於古人者舉流俗之好惡毀譽不足動於其心而凡古人之窮

慎齋文鈔卷下

五九

而足以淑身而訓家仕而足以愛民而利國作爲文章而足以信今而傳後無疑其得志於時而人之重之不以爲喜也其不得志於時而人不之重之不以爲戚也嗟乎斯先生安愚之齋之所以名與斯其所以自重於天下後世者爲何如與卧痾鄉園縣歷寒暑取先生遺集及昌輔所續輯反覆研索是正簡汰校訂將竣會郭君仁先都轉及意城舍人昆仲又有所刪節皆允當並從之仍爲八卷昌輔名諤枝力貧而篤學有意卽其皇皇於先人手澤之遺可以知其志趣矣蓋與其詰昆今進士諱枝皆能以先生之學世其家者時同治七年季夏之月邑後學左宗植序

